

周
易
訂
疑

周易訂疑卷之七

陵董養性邁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上下

吉

說文云睽目不相視也。○易攷云睽字從目目少精也。目主見。故周公爻辭初曰見惡人。三曰見輿曳。上曰見豕負塗。皆見字之意。

疏睽者乖異之名物情乖異不可大事。大事謂興役動衆必須大同之世。訂疑之世二字當衍。方可為之小事。謂飲食衣服不

待衆力。雖乖而可。故曰小事吉也。小事亦有幾等。飲食衣服古
人何用占。小事者。謂如祭祀賓客之類耳。

本義睽。乖異也。為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
故為睽。云。訂疑以二女取義。彖傳偶舉之耳。其實二女同居。
即志不同歸。亦禮也。情也。若以不同行。即為睽。先王制禮。何。
不。以。姊。妹。並。嫁。一。夫。乎。予。嘗。謂。十。翼。之。文。有。不。可。畫。拘。者。此。類。
是也。○二女之睽。以胡雲峯正不正之說推之。方可。○不同行。
如以火上澤下之性推之。亦有相乖意。但澤火另一象。二女另
一象。原不相因也。○二女乃後天之易。

建安丘氏曰：小事吉，柔為卦主也。凡卦陽剛為主，則可以大事。睽合兌離成卦，其才不能大有所為，故以之處小事，猶可得吉也。訂疑張氏說可以駁之。

中溪張氏曰：離下兌上為華，兌下離上為睽。華以九居五，而六居二，剛柔得位，故曰元亨利貞。睽以六居五，而九居二，剛柔失位，故曰小事吉。若華之九五，則可以大有為矣。湯武之革命，順天而應人，是也。

蒙引睽垂異也，不獨曰異，而曰垂異，主乎情之不合而言。不徒以迹之不同言也。夫睽則衆情垂離，本不可有事，以卦德卦

變卦體如是則雖不可大事若小事无甚賴于衆力之協同者猶可為也。此卦辭當以豫之利建侯行師對看豫者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故大事可為睽雖有此三善兼之得中應剛然打頭一睽字壞了故可小不可大也。

本義以卦德言之內說而外明。訂疑晉卦本義云順而麗乎大明之德旅卦本義云艮止而離麗于明睽卦本義云內說而外明或言麗或不言麗蓋以明為離卦之德重明不重麗麗字特帶言之也。愚謂雖麗也以一陰而麗乎上下之二陽而取麗之義也。又陽明而陰暗雖之所以為明者正以陰之能麗于陽而

取也。彖傳言麗乎明者。麗字最重。言其質雖柔暗。而能麗乎剛。明故足取也。○睽旅亦時時不好故。或可小事吉。或可小亨。晉之時好。故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本義以卦變言之。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柔之。訂疑彖傳言柔進而上行者三。晉睽鼎也。又噬嗑云。柔得中而上行。晉卦噬嗑無言之柔三本上行皆指六五而言。不應睽睽獨獨無言六三。且他卦之六三。多以陰柔不中。正而見。如睽之卦。亦何取于六三。而與六五之柔。而得中者同類。而語哉。又凡言上行者。必其在上卦。而權位足資者耳。六三下卦之爻。

何取上行之義乎。愚謂不如獨以五言而曰以卦變言之。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刪去離與家人二卦之變也。或曰卦中原有二爻之柔。彖傳又未嘗有專指六五而不言三之意。故不可遺六三。曰噬嗑柔得中而上行。亦可云本自未濟初六之柔上行。以至于二而得其中。自渙來者。蕪之本義。何獨不言而睽必蕪。言六三乎。豈噬嗑之六二柔順中正。反不如睽之六三乎。自離來者。柔進居三。既可為柔進而上行。噬嗑之六二自未濟來者。柔進居二。獨不可為柔得中而上行乎。穩之凡言上行者。以其在上卦之中位。勢足資耳。故晉與二卦只六五一爻。便取柔進。

上行之義。○杜光本曰。東坡易傳云。謂五也。而不及六三。與訂
疑所見正同。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沙隨程氏曰。水火相逮。山澤通氣。而火澤无相用之理。故相遇
則革。不相遇則睽。

訂疑。澤火之性。固不相得。然兌為金。離為火。金火相守。則火克
金。亦不好。故非睽則革也。亦後天之象。

雲峯胡氏曰。中少二女。志不同。歸為睽。長女中女。亦非同歸。而
曰家人。何也。家人離之陰在二。巽之陰在四。女正者也。睽則兌

陰在三○離陰在五○不正矣○

訂疑卦自二至上五爻皆不得正位○亦可取睽○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也○

註事皆相達○害之道也○何由得小事吉○以有此三德也○

程傳凡離在上○而柔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晉鼎是

也○訂疑堂○嗑柔得中而上行○亦是○凡言麗乎明者○亦皆上卦

晉睽旅是也○

臨川吳氏曰○睽之時○无所為吉者○觀其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
行○得中而應乎剛○皆柔之為也○柔豈能成大事哉○故其吉者○小

事而已。○蒙引曰：非也。可小事之旨，承睽字來。時雖睽也，有是三者，猶可以小事。如无是三者，小事亦不可矣。誠以是三者而非常睽之時，大事亦容有可者矣。

蒙引又曰：一說睽卦雖有是三者，然力量終是未大，故僅可小事。向使其動而明，剛進而上行，剛中而應，則睽有可濟之理。不但小事吉而已。此云小事吉，是兼睽之時與睽之力量言也。且如習坎剛中，則行有尚矣。大過說而巽，加以剛中而志行，則利有攸往亨矣。革文明而說，而非主之以柔，則大亨以正矣。然則先儒所謂以柔為主，及三者皆柔之為之說，亦未全非也。

訂疑晉順而麗乎明。出巽而耳目聰明。亦是柔而可大事者。此

不可為典要之義也。

建安丘氏之說見卦辭下

丘氏吳氏之說乃發明卦之餘蘊。雖非彖

傳所取。然其理可通。亦可取以補傳之未備也。不可以彖傳本

義所未及。而槩斥之。蓋聖人作易繫辭。取義多端。儘有彖傳象

傳所未盡及者。亦有傳之所取。或未必是作易之本旨者。所以

朱子作本義。亦時與大傳相出入。不必盡合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

之時用大矣哉。

疏天尊地卑。其體懸隔。是天地睽也。而生成品物。其事則同也。

男外女內。分位有別。是男女睽也。而成家理事。其志則通也。萬物殊形。各自為象。是萬物睽也。而均于生長。類聚群分。其事即類。

訂疑睽者。其別也。事同志通。類其交也。別者其體也。交者其用也。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萬物睽者。牝牡雌雄之分也。其事類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蒙引來註亦云。

蒙引大全此條下引朱子曰。睽者言始異終同之理。愚疑此句當是論六爻脩書者見此三句相類。遂置于此。孫質庵曰。性情之睽。不可有形體之睽。不可無人知睽之為睽。

而不知睽之為合故極言其理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程傳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于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和而不流是也

本義二卦合體而性不同或問之朱子曰此是取兩象合體為同而其性各異訂疑本義非也二卦合體自是睽何為同若以二卦合體為同六十四卦除八重卦餘皆二卦合體也豈皆取同義乎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趨不同而其歸則一在

人則出處語默事不同而同歸于理。講論文字為說不同而同于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于忠君。象傳天地睽一段言異而同。大象言同而異。朱子此段宜在萬物睽而其事類也一段之下。今置之大象脩書者之誤也。

問君子以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朱子曰：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同上說。蓋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周而不比。群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他。訂疑大象下句。雖是就人事之近處說。然天下无理外之事。如理一分殊在理如此。在人事

亦如此。

誠齋楊氏曰。禹稷顏回同道而異趨。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為同之異也。孔子一孔子也。而齊魯之去異遲速。孟子一孟子也。而今昔之餽異辭受。此同而異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本義上无正應云。訂疑既云上无正應。又云同德相應。此處自相矛盾。費解。只當云初與四同德相應。然當睽之時。其初未免有相左而悔處。而當睽之初。其嫌不深。故不久自合。此悔之所以亡也。上无正應句。不用可也。此與曹參蕭何韓琦范仲

淹相類

訂疑初之睽所以易合者以當睽之初嫌亦不大小有不合少
間即合矣若上九居睽之極積嫌既深故其合也難
中溪張氏曰見者遇而勿絕之辭非必欲見之也訂疑此勝本
義必見之說

杜光本曰文但言見惡人无咎而本義乃云必見惡人然後可
以辟咎遂未免語意死煞與文旨相去遠使天下无不可見之
惡人无不見惡人之君子各節因之而隳身家繇之而滅者衆
矣且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

拜之遇諸塗魯論甚明何嘗有必見之說而本義乃引以為必見惡人之証愚不敢阿考亭也

蒙引見惡人无咎承上文言同德者固與之倘非同德者來亦不宜拒之也此處睽之時然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誠齋楊氏曰見惡人子見南子陳實弔張讓是也若非辟咎則无事乎見惡人矣孔子不見陽虎是也訂疑南子君夫人非惡人之比陳實弔張讓以予觀之實為多事唯當辟地而早去耳蓋惡人亦有幾等如鄉里惡少无賴之徒不足為國家之大害

則見之亦无妨事。如張讓董卓之徒直當儉德辟難使之不吾
物色上也。若吾之名德已著彼欲網羅之。以為羽翼以樹聲名。
此直當如管寧梅福耳。且君子之自樹立者固自不同。古今時
勢亦異。如當法網嚴密之時。一從古之為胡梅林者何限太丘之得免幸耳名刺投其人異日事敗我之身
家與之俱喪矣。陳實之弔張讓使朝廷誅了張讓。按其弔籍而
誅之。陳太丘能免乎。

項平庵曰。見與迫斯可見之見同。非往見之見也。以辟咎非望
其有所行也。

說統同德之合異德之忌也。絕惡人而勿見。不將衆仇于君子

乎見惡人以辟咎。正所以固同德之合。訂疑此說今多從之。愚謂悔亡是得先文發吉後故合道之文占喪馬車勿逐自復是走失之占見惡人无咎。是見人之占。世有勢迫于不得已而往見惡人。吉凶未卜而占之者。如華元之于子反。沛公之于項籍。韓愈之于王廷湊。謝安之于桓溫之類。故占之。若尋常燕見何占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程傳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矣。而居睽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于相遇。觀其相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巷者委曲之途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

究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已屈道也。

本義二五陰陽正應云。

雲峯胡氏曰。坎四比五。納約自牖。睽二應五。遇主于巷。皆非所由之正。坎險睽乖之時。不得不委曲相求如斯也。委曲求合。此聖人達節之事。非狷介辟世者之所知。訂疑納約自牖。辨見上經。○聖人作經。義通上下。此文不必行權之聖人也。

西溪李氏曰。二五君臣之位。故言君臣之睽。

蒙引二五陰陽相應。宜相遇者也。然居睽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盛乃睽而不合。雖然二之與五。本正應也。

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故為君者雖或失于下接而為臣者終不可自外。故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則睽以合而无咎矣。○巷字當得其意勿泥于辭。西溪李氏謂不必拘于堂陸之常分似失其旨。小象程傳云。此正委曲相求之本義。

訂疑君臣之睽自古有之。即賢君不免。但賢臣不忍聽其終睽而委曲以求其合。如周公之以鴈鴒遺王。孟子之三宿出晝。汲黯之求為補缺拾遺。劉向之反復奏疏。魏徵姚崇李泌之諷諫懇切。程頤朱熹之積誠動主。皆是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程傳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惑蔽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狂道逢迎也。巷非僻邪曲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謂引君以當道。

訂疑程傳主引君當道。較深一層。本義只說委曲相求而得會。遇却平正。蓋臣之于君。猶子之于親。當其睽也。雖忠告善道。亦无所入。必也先得親而後順親。故曰起敬起孝。悅則復諫。臣之于君亦猶是也。使睽之未合。而輒欲引君當道。則為數斯辱矣。

○本義云本其正應非有和也○可見二與五素○有君臣之分時○雖偶睽○忠愛之義○自不容已○故委曲以求一遇○未為失道○若素○无交與○而輒欲求合○所謂未同而言者也○便是失道也○如孔子○之于魯君○孟子之于齊王○張良之于漢王○李泌之于唐肅宗○皆有正應之素也○若商鞅因景監見秦王○韓愈三上宰相書○蘇轍○上書韓太尉○皆失其自重之道者也○鄧禹之杖策謁光武○乃英雄之士○共圖時艱○所謂同舟遇風而共濟者○又當別論○但當太平之時○主有常臣○臣有常主○自有相遇之正○則不可為禹之為矣○故王通之上太平十二策○愚嘗鄙其躁○

六三見與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本義六三上九正應云云○平庵項氏曰天去髮之刑劓去鼻之刑

杜光本曰朱子曰天合作而剝鬚也本義乃解以為髮鬚者鬚髮之刑則又不作而解矣是以熊過象旨謂其附會太甚而云其人謂三三之天謂上也陽爻故稱天且者未必然之辭蒙引見與曳作旁人所見也與上九見天負塗之見不同其人與中之人訂疑虛齋指三與程傳同

訂疑見字當是其字之誤○其人余初指上九因本義云上九

猜狠方深。故又有髡剝之傷也。後疑見字當是其字之誤。則上
兩其字指六三。下其字不應又指上九。必如蒙引以其人亦指
六三方確。此爻與上九。大似廢頗簡相如。賈復寇恂之事。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疏由位不當。故輿被曳。由遇上九之剛。故有終也。
訂疑位不當。合見輿曳三句。而總釋之。單舉見輿曳省文也。三
之睽。雖由居二陽之間。上九猜狠方深。亦以六三以陰居陽。其
德業聞望。素不足取信于人耳。遇剛者。幸上九陽剛。故能一旦
釋疑而相合也。

彥陵張氏曰。大凡剛底人性最躁急。稍見形迹。可疑便不惜情面。最狠最毒。然胸中實无他腸。心迹一明。渙然冰釋矣。若性柔底人。畢竟優柔不斲。如何得有終。可見天下最難事者。莫如英主。最易事者。亦莫如英主。

訂疑桓公恨管仲而卒大用之。高祖恨李布雍齒而卒封之用之。宜矣。所可異者。昭帝幼主而能識上官之詐。武后女主而能辨仁傑之寃。代宗庸主而不加子儀之罪。而太宗英主。反始終不釋然于田舍翁也。人之睽合。亦有時也。高明之人。易惑亦易悟。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且遠。

矣。問辯惑。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子張亦是剛上分數多者。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疏：元夫，謂初九也。初四俱陽而言夫者，蓋是丈夫之夫，非夫婦之夫也。

程傳：當睽之時，孤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元夫，猶言善士。四初皆陽，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无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至誠相與，故雖處危厲而无咎也。

本義睽孤謂无應云

訂疑本義必危厲乃得无咎。不如程傳雖處危厲而无咎也。為
確厲先睽也。无咎後合也。

彙徵睽孤而遇元夫交孚。如許遠與張巡。本非統屬。各自孤守
一城。乃以同心為國。遠為巡守。巡為遠戰。戮力捍賊而相合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程傳謂不止无咎。且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訂疑睽之六爻。只
今睽者復合。便是志行。不必云救時之睽。

梁山來氏曰。志行者。睽者可合。孤者得朋。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註厥宗謂二也

訂疑疏程傳本義楊氏胡氏李氏從之

本義以陰居陽悔也云云朱子曰宗如同人于宗之宗誠齋楊氏曰厥宗者五與二應而二為宗臣也

雲峯胡氏曰宗二象噬膚五與二易入象睽本有悔悔之所以亡者以其有合之象也二五剛柔得中故五以二為宗其合也如噬膚之易二以五為主其合也有于卷之遭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

隆山李氏曰所謂噬膚猶噬嗑噬以求合也夫君臣相應當太

平之時精神交合志協義從堯舜皋夔之遇合也不幸當睽之時兩之間隙相疑而至于相噬以求合可謂德之下衰也然不如是以通其相應之志則彼此之情轉相乖隔而天下之睽無時可合也訂疑不必以太平之時形睽之時亦不必云天下之

睽

噬○噬睽噬膚之皆今日終明

訂疑噬噬者物有間者噬而噬之也噬噬六二噬膚噬初也初惡未形故噬之易合睽之六爻所以睽者亦必有以間之所以亦必噬之而後合但五柔中二剛中相為正應其間易合故有噬膚之象與噬噬六二同能為間者必剛也五與二中間唯隔

九四一陽又四與五同為離體離之為卦以一陰而處于上下
之二陽則二陽者皆其宗也故同人之六二以初九九三為宗
睽之六五以九四上九為宗上九在六五之外不能間五與二
獨九四一陽隔于二五之間乃二五之所以睽而不合者也五
之厥宗指九四也所噬之膚亦指九四也九四陽剛非易噬者
但六五柔中在上為文明之主又與九二剛中正應理與勢皆
足勝之故噬之為易耳噬嗑六二亦以其柔順中正故噬之易
不然陽剛豈易噬者哉

又睽六爻言悔亡者二初謂上无正應五謂以陰居陽皆非也

愚謂始之睽悔也終而合悔亡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蒙引有慶亦就睽上說即爻辭之意申贊之耳不必說開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程傳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明之極也睽極則弗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戾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

孤獨也。上之與三，雖為正應，然居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
之污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
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
為有，妄之極也。物理極而必反，上之睽，乖既極，三之所處者正
理，故上與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養之孤，始疑惡而欲射之也。
疑之者妄也。妄安能常，故終必復于正。三實无惡，故後說孤而
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為寇讎，乃婚媾也。陰陽交而和暢，
則為雨。上與三始睽而終合，陰陽合而益和，故云往遇雨則吉。
本義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云云。

建安丘氏曰：上睽疑而未敢親，近乎三。如見豕負塗，疑其汚我。也。又如載鬼一車，疑其祟我也。豕猶有之，鬼則無矣。
雲峯胡氏曰：四與上皆言睽孤者，四无應，故孤上有應，而自猜，狼以至于孤也。

蒙引本義：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即見輿曳其牛掣也。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狼而乖離也。即其人天且劓也。本義兩句都歸入睽孤之義。至下文見豕負塗四句，又專詳上九猜狼之事，而不及二陽所制之義者，辭為上九繫也。申言其所以睽孤也。見字連載鬼一車句，往上九往也，往而就之。訂疑。

三為二陽所制。此是本義因六三爻辭補出。愚謂刪了此句而專以上告明極云。釋睽孤之義可也。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列子云。有疑人之竊鐵者。視其人無非竊鐵也。既而得鐵。視其人之狀貌。無一似竊鐵者。

程傳兩者陰陽和也。始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以群疑盡亡也。

朱子曰。夫子不說象。如見豕負塗之類。只說群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到後人解說多牽強。

蒙引不必依程傳云所以能和者以群疑亡也看孔子只釋意
非推原也



坎下
艮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註西南地也東北山也坤以難之平則難艮以難之險則道窮利

見大人往則濟也爻位皆當各履其正居難履正正邦之道也

難由正濟故貞吉訂疑全本彖傳

疏蹇難也不義見命而止故為蹇疑本于此有險在前畏而不進故稱為蹇西南坤位平易之方

東北險位阻碍之所世道多難率物以適平易訂疑率物二字

當刪則蹇難可解。若入于險阻，則彌加壅塞，去就之宜，理須如此。能濟衆難，唯有大德之人，居難之時，若不守正而行其邪道，雖見大人亦不得吉。訂疑申註

程傳蹇險阻之義為卦坎上艮下，坎險艮止，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為蹇也。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在蹇難之時，利于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于危險也。處順易則難可舒，止于險則難益深矣。訂疑順止之義不必取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

吉也。凡處難者必在于守正。設使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亦吉也。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入于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為也。

訂疑處險者，期于能濟。然險難亦有幾等。有世道之蹇，有一人之蹇。有數十年之蹇，有一時之蹇。隨其所處而作用之大小亦別。程傳濟天下之難，是以蹇之大者言之。凡處難者，是以蹇之小者言之。看占者之時事，何如耳。

程子曰：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无時不可行。本義蹇難也。云：

訂疑彖傳寒難也。險在前也。此正釋卦名義也。見險而止知矣。哉乃卦名外義。卦之緼也。餘意也。杜光本曰。訂疑又云。若只用險在前也。一句是遺却內卦了。故兩言之。似得朱子之意。并得彖傳之意。此如需須也。險在前也。正釋卦名義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亦卦名外義。卦之餘緼也。本義足不能進行之難也。此釋寒字之義。非釋卦名義也。其曰見險而止。乃用彖傳之餘義。以為卦名之正義。欠斟酌。末云見險者貴于能止亦然。然又曰不可終于止。則全不成理解。其意蓋以貴于能止。貼卦名。不可終于止。貼利西南見大人。愚謂此數句直當刪之耳。

又按東北者艮坎方也。卦之所以為寒也。故不利西南者。東北艮坎之反對也。既不利東北。則利西南矣。本義及朱子小註。不必用徐氏之說明。白可從。

進齋徐氏曰。卦合艮坎而為蹇。坎北方也。艮東北方也。而乃利西南。不利東北。何也。蓋處蹇難之時。當適他方。訂疑時當作地。所以利于坤西南之平易也。不當止于危險之地。所以不利于坎艮東北之險阻也。大人指九五也。

雙湖胡氏曰。蹇卦无西南。文王姑即東北對方言之。不必卦內有取于西南也。訂疑正大可從。

雲峯胡氏曰。前有水之險。後有山之阻。足不能進行之難也。訂
疑前水後山。乃卦名本意。足不能進行之難也。本義乃釋蹇字
字義。就人之跛蹇者言之。如屯卦本義云。故其為字象中穿地
而未申也之例。胡氏誤解了。○坤言西南得朋。是矣。又言東北
喪朋。取艮與坤對也。蹇下艮言不利東北是矣。又言利西南。取
坤與艮對也。蓋以對待言。則此為得彼為喪。此為不利知彼為
利。訂疑明白。

蒙引不可謂東與北。西與南。只是東北一隅。西南一隅。方與本
義又艮方也。一句合坤卦西南東北。亦主此二隅言也。訂疑此

自正大明白坤卦本義云西南陰方東北陽方蓋又別取一義不以坤與艮對待言之矣其意蓋因得朋喪朋而言遂指坎艮震為陽朋坤離兌為陰朋也新得例然東南亦陰方西北亦陽方何不言東南西北乎此朱子習于程傳之成說而未及更正者也○本義方在險中不宜走險是以理言利西南不利東北也又卦自小過而來云是以卦變言利西南不利東北也當蹇之時必見大人云是以理言利見大人貞吉也而卦之九五以下云又是以卦體言利見大人貞吉也蓋據理言本是如此而卦中又自具此義此法可通用以看六十四卦

又西南平易東北險阻蓋通天下大勢言之

訂疑此但以後天卦位言之耳若以天下大勢言則西南之險

阻更甚于東北蓋中華之內山川適地而是西南荆梁雍州之

險多于東北青兗冀州也故以一家言之有一家之西南東北

焉以一國一邑言之有一國一邑之西南東北焉以天下言之

有天下之西南東北焉而中國之邊境皆以山海為華裔之限

則四方皆有險阻也將指何處為平易何處為險阻乎又何處

為西南何處為東北乎况卦辭本示占者以出行之方向坤蹇

解皆同不可如紫引所云險阻處便是東北平易處便是西南

也。

又按周易周人所作。周自后稷以來。世居西南。至紂之末年。周日盛而商日衰。商在周之東北也。以周公之時言之。三監脅武庚以叛。淮夷徐奄皆在周之東北也。又以九州之地勢言之。西南荆梁雍豫天府之國形勝之地也。東北青兗幽冀卑下之方。沮洳之場也。故坤蹇解皆以西南為利。在王者占得此卦。則為利據西南形勝上游之地。而不宜都東北西南。天下之首也。東北天下之尾也。起于西南則能收東北。起于東北則難于收西南。故劉敬一言而高祖即日徙都長安。唐家亦都長安。宋太祖

欲都長安。因太宗欲居東京。太祖不得已從之。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其後金元謀宋，必先爭關陝，破荆襄，而後東下。而宋末諸臣，必欲竭力以經營荆襄唐鄧等處也。西南東北之利不利可見矣。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疏釋卦名也。蹇者有難而不進。能止而不犯，故就二體有險有止。以釋蹇名。坎在其外，是險在前也。有險在前，所以為難。若冒險而行，或懼其害，民居其內，止而不往，相時而動，非知不能。故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傳坎險在前下止而不得進故為蹇。見險而能止。以卦才言處。

此來註○訂疑之○所由來

險之道也。上險而下止。見險而能止也。犯險而進。則有悔吝。故

美其能止為知也。方蹇難之時。唯能止為善。故諸爻除五與二

外。皆以往為失。來為得也。訂疑程傳以止而不得進。入在蹇字

之內。見有難意。勝本義見險而止。夫見險而止。乃處蹇之道。非

正釋蹇之義也。

蒙引險在前也。說上坎見險而能止。說下艮以見名卦之義。不

此是連○孔疏本○處

可以險在前也。只帶蹇難也。讀蹇難也。是訓其義。險在前也。見

險而能止。是申其義。訂疑此說非也。險在前也。釋卦名義已完

此是連○程傳來註

矣。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又以卦德而贊其美，乃卦名外義。如需須也。險在前也。釋需名義已完。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又以卦德贊其美也。剛健而不陷，重剛健。見險而能止，重能止。塞之為難，全在險在前也。句取見險而能止，全是處塞之道。非釋塞之義也。

梁山來氏曰：坎德為險，居卦之前，不可前進。此所以塞也。然艮止在後，止之而不冒其險，明哲保身也。不其知哉。訂疑界限明白。

繹繹需險在前，乾怕易知險而不陷，其知也大矣。塞險在前，艮

體篤實光明勿之有陷焉其亦知矣哉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疏之于平易救難之理故曰往得中也之于險阻更益其難其道彌窮故曰其道窮也往見大人必能除難故曰往有功也二三四五爻皆當位所以得正而吉居難守正正邦之道也能于蹇難之時建立其功用以濟世非小人之所以能故曰時用大矣哉

程傳蹇之時利于處平易西南坤方為順易東北艮方為險阻

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為利也。五居坎險之中。而謂之平易者。蓋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取成坎之義也。方蹇而又止。危險之地。則蹇益甚矣。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謂蹇之極也。蹇難之時。非聖賢不能濟。天下之蹇。故利于見大人。往而有功也。能濟天下之蹇者。唯大正之道。夫子又取卦才而言。蹇之諸爻。除初外。餘皆當正位。故為貞正而吉也。如以此正道正其邦。可以濟于蹇矣。天下之難。豈易乎也。非聖賢不能。其用可謂大矣。順時而處。量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時用也。

雲峯胡氏曰。坎陰寒皆非順境。夫子以為難。此時亦有可用者。故皆極言贊之。但坎陰釋卦辭之後。復從天地人物極言之。以贊其大寒。則釋卦辭以贊之而已。訂疑遊旅亦然。蓋上文所謂往得中有功正邦。即其用之大者也。

訂疑凡言某卦之時之時義之時用大矣哉者。必上極言其事。而後以此句結之。其无者類缺文爾。

蒙引以正邦也。從大處置議論。○說統當位專指九五。而本義通二至上諸爻言之。此意正在正邦內。見上下无不歸于正。正明九五之為大人。所為利見者。在此程紀曰。五以當位居正。而

諸爻為之各得其正故正邦也。一正身而可以正邦此謂正言。此往見大人所以有功也。

訂疑易辭之例。有一卦言一事者。有一爻言一事者。有一卦一爻而言數事者。有先統言而後逐項言者。有先逐項言之而後統言之者。如蹇卦則是當蹇之時。有占得避難而行者。則利西南而不利東北。有占處難而求人以濟者。則利見大人也。大抵當守貞則吉。蓋素患難行乎患難。道无不在。不可行險以徼幸也。往得中者。所往之處恰好也。道窮者。百為不遂也。往有功者。得大人相扶助也。貞者。自二至上。五爻皆當位也。吉者。若以大

事言之可以正邦也。小事可以例推也。

梁山來氏曰：往得中者，所往得其地，據形勝而得所安也。若非其地，其道窮矣。往有功者，所依得其人也。蓋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德足以照屬天下之心，其勢足以汲引天下之士。訂疑此句指得狹了。故往有功正邦者，所處得其正。正則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不為，所以能信正義于天下，而邦其底定矣。有此三

雲字

者，方可濟蹇。故嘆其時用之大。○說統得中道窮，俱主形勢說得中。猶云得天下之中。訂疑亦不必云天下之中。所謂可戰可

守者是也。道窮者，所謂英雄无用武之地也。當位解貞字正邦

解吉字

或曰得中亦主德言當蹇時布寬大除煩苛是也訂疑若就德言則于西南東北字全无干而彖傳往字亦无着落矣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註除難莫若反身脩德

疏陸績曰水在山上失流通之性故曰蹇

程傳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脩孟子曰行有不慊者皆反求諸己故遇艱蹇必自省于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无歉于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也君子脩

德以俟時而已。

或問寒與困相似致命遂志與反身脩德亦一般。朱子曰不然。澤无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无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寒則猶可進步。如山上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以反身修德。豈可與困比。只觀澤无水困與山上有水寒兩句便全然不同。

訂疑當與天降大任章參看。西銘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梁山來氏曰。山上有水為山所阻不得流行。寒之象也。君子以行有不得者此身之寒也。若怨天尤人安能濟其寒。唯反身脩

德則誠能動物家邦必達矣此善于濟身之蹇者也

却解君子觀象往而蒙難不如反而脩德德脩身正天下歸之

履道坦：无地非西南也思不出位君子所以良背故為反身

常德行君子所以習坎故為脩德免禍莫如知止險而止可

謂智矣然不反身脩德天下何處無險是以險則不往來則脩

身不以遇險而歸罪于人不能止而誘責于已

彙徵唐錢徽為禮部段文昌以書託徽徽不從昌奏徽取士以

私坐賈江州或勸出昌私書以自直徽曰苟无愧于心安事辨

証竟焚其書宋范純仁為章惇所中賈嶺南時年七十有一因

疾失明聞命即行諸子每怨悼公輒怒叱之後渡江舟覆公衣盡濕乃謂諸子曰此亦章惇為之耶洪忠宣忤秦檜方維陰山之北復敗虜海之南未嘗有幾徵見于顏面此皆處寒自反人情所難

訂疑濟一身之寒固宜反身脩德如漢武帝末年民心思亂天意將絕幾為亡秦之續輪臺之詔一下而天下歡然國家安于磐石唐德宗猜忌聚斂以致出奔然奉天之詔一下山東為之感泣此亦有天下者反身脩德以濟寒之驗也

初六往蹇來譽

程傳六居寒之初。往進則益入于寒。當寒之時。陰柔无援而進。其寒可知。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止而不進。是有見幾知時之美。來則有譽也。

本義往遇險來得譽。朱子曰。來往二字。唯程傳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是來就三。九三是來就二。上六是來就五。亦說得通。但初六則位居最下。无可來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為佳耳。

訂疑來只是見險而能止耳。止則可云反。云連云碩矣。不必又說下來一層也。

隆山李氏曰。古人生居亂世。无官守言責者。類皆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寒來譽。與履富貴而蹈危機。以致名位俱仆。為後世之指笑者。有間哉。沙隨程氏曰。六非濟塞之才。初非濟塞之位。往則犯難。來則獲見險能止之譽。

蒙引或說初六一爻。初則難日方長。既非濟塞之時。位居于下。又无濟塞之資。况陰柔質弱。又无濟塞之才。故周公云。愚謂不然。此爻縱是初九。而上又有應。援亦不宜往。且九三非陽乎。
鄭道宜云。此爻无所取。特從塞之時。言耳。

况在艮之極。亦曰往塞。則是以塞之時。言无疑矣。

神解與遯初六不往何災同艮其義一也

訂疑需下三爻皆陽且純陽至健以險在前且不可往屯下卦震動之才初九剛正以在險之下亦不可往可見天下有天勝人之時君子亦无如之何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訂疑鄭本宜待下有時字諸本雖无而時字之義甚確故解者必遵之

研說宗旨玩一待字見聖人无日不欲濟難非若晨門荷蕢之果于忘世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註處難之時履當其位居不失中以應于五不以五在難私身
遠害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履中
行義以存其上處蹇以此未見其尤也

本義柔順中正云

訂疑程傳死然了本義活○杜光本曰王

臣蹇○沈存中云王五也臣二也蹇者五蹇而二亦蹇大蹇

朋來○熊過云大謂陽朋指九三陽類六二言臣而九五不言君

大即君也人君无可去之義故止其所而俟朋來以濟難難于

本義不合然未嘗不平正可從

雲峯胡氏曰：五位塞中王之塞也。主憂臣辱亦二之塞也。他又
戒其往塞二應五故稱其塞。事君能致其身者也。復六四不
言吉本義引董子之語云：此不言吉則引孔明之言云：而
後義利之界限明矣。天下事固當論是非不當論成敗也。
蒙引見險者貴于能止必度其時之可進而後進如九五也。
不然必其義之不容止而後不止如六二是也。其餘諸爻則皆
以止為利。

梁山來氏曰：張巡許遠此又近之。奇疑文天祥亦然然其不濟
者也。若寧武子狄梁公則濟者矣。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本義事雖不濟亦无可尤

雷氏曰初以不往為有譽二以匪躬為无尤有位无位之間耳
○彦陵張氏曰聖人取其志義謂其无尤所以勸忠蓋也非曰
事已不濟特恕其才而不尤之○訂疑此取程傳之辭以關楊氏
之說也○觀本義不言其才之不足可見不重才也○然竄武子孔
明狄仁傑郭子儀李光弼張巡許遠顏真卿杲卿段秀實李綱
宗澤岳飛陸秀夫張世傑程濟等成敗雖殊其才皆足以有為
但有幸有不幸也若全无才但有志義亦庸夫耳故驥不辭其

加稱其德也。非全无力也。无力則駕馬耳。

九三往蹇來反

註進則入險來則得位。故曰往蹇來反。為下卦之主。是內之所恃也。訂疑勝程傳。

本義云反就二陰。得其所安。訂疑久辨亦不如註。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疏內喜之者。內卦三爻。唯九三一陽居二陰之上。是內之所恃。故云內喜之也。訂疑申註。

六四往蹇來連

本義連于九三。合力以濟。訂疑申程傳。

蒙引四之時方蹇。且才弱。自往則蹇矣。下有九三之剛。唯連之以共濟可也。故象傳曰當位實也。正指九三連與反不同。來連將以進也。來反只是退。此又上下體之別。不可不知。

梁山來氏曰。許遠當安祿山之亂。對張巡曰。君才十倍于遠。由是帷幄之謀。一斷于巡。此六四之來連者也。

訂疑昔漢昭烈狼狽于荊州。孔明勸令東就孫權。合力以拒曹操。亦類此。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訂疑註疏傳皆以陰居陰為當位實。雲峯胡氏曰：六四陰也。而曰當位實者，以三之陽當位實，四陰虛，以連三之陽實，合力以濟。蒙引來氏從之是也。說統曰：陽實陰虛，九三以陽居陽位，得其當而實為濟。蹇之才，正明四所以宜連之故。

又按來反者，往則入于坎體，其蹇益深，故來而不往，所謂見險而止知也。且內之二陰，又喜其同體共濟，相倚以安可也。來連者，卦唯二陽五剛健中正，三以剛居剛為得其正，皆能濟險者也。六四居上下二陽之間，往則阻于五而不得進，且入險益深，來而不往，安處二陽之間，上連于五，下連于三四，又柔正而比。

附二陽以共濟可也。諸家皆拘往來二字，不知來者對往而言。
不往即為來，不必下退一爻，乃為來也。且如初六之下更无可
退何亦云來上六之上更无可進何亦云往此往來字正不可
如他彖傳卦變往來之義也。卦辭利見大人九五也。四近五
又與五同體，諸家以為獨連于三，何不並云連于三與五乎。上
六來碩亦以上無復有爻，但不復往即為來就九五耳。故四之
當位實當並五與三。

九五大蹇朋來

程傳五居君位而在蹇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訂疑言非一身

一家之寒當寒之時而又險中亦為大寒。言寒又甚于他時大寒之時而二在下以中正相應是其朋來之助也。不必獨指六二。

本義大寒者非常之寒也。云：○朱子曰處九五尊位而居寒之中訂疑兼程傳二義所以為大寒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之時須屈群策用群力乃可濟也。又曰凡人臣之寒只是一事至大寒須人主當之訂疑大寒只對常人言不必對人臣說人臣亦有天下之責如孔明文天祥等豈非大寒。

濶川毛氏曰：自○我○言○之○所○謂○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自○朋○來○言○之○

所謂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蒙引他爻只是蹇耳。九五君位其蹇也。國家治亂所關宗社存亡所繫又非他人蹇之比。故為大蹇。謂非常之蹇也。然以其居尊位而有剛健中正之德。足以致天下之英俊。故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將見知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而蹇之濟也不難矣。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疏得正居中不易其節。故致朋來。

蒙引不曰中行。曰中正。又不曰道。曰德。而獨曰節者。以在蹇中言也。如劉先主當獨飯之時。信義著于四海。是其中節也。故士

從之如雲。是亦朋來也。中節畢竟只是中德。以在寒而易其名耳。訂疑易之象傳類以韻相叶。節字與上文實字相叶成文。故與上九小象剛柔節也。亦與上文中以為實也。叶後人不知。遂多穿鑿。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程傳蹇之極。有出蹇之道。上六以陰柔。故不得出。待剛陽之助。可以紓蹇而已。在蹇極之時。得紓則為吉矣。蹇極之時。見大德之人。則能有濟于蹇也。大人謂五。五剛陽中正而居君位。大人也。

本義已在卦極云。杜光本曰。內與貴本義既俱。指九五財利見大人。便是來碩吉。重複費解。故本義以利見大人句。為曉占者。○張良之說。沛公。卯禹之就光武。孔明之就先主。頗得此爻之旨。

平○慮○項○氏○曰○上○六○之○往○猶○初○六○之○來○上○六○本○无○所○往○特○以○不○來○為○往○耳○初○六○本○无○所○來○特○以○不○往○為○來○耳

訂疑。寒字原以是不能行取義。故諸爻有往來之象。不往即為來。來猶解之來復。

蒙引已在卦極似可濟矣。乃益以寒。何欤。恐亦才弱之故。今本

義不然云已在卦極往无所之而益塞則初與三不在卦極往有所之而亦以塞何也訂疑初四上之往塞以才弱也九三之往塞以前為坎也

象曰往蹇來頌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訂疑註疏内與貴皆指三本義徐氏胡氏董氏指九五程傳丘氏張氏來氏以内為三以貴為五蒙引從本義

蒙引初最在下不可往也三四非蹇主正應未可往六二却是正應故生死以之而吉凶非所論至九五則又在收賢俊以夷大難而九五之德亦自能如此訂疑位亦當如此故聖人從而

發之以示人。至于上六。蹇極有可濟之理。然據其才。則未能以自濟也。故又教以下就九五。云丈夫不幸而生蹇時。此卦及六爻之義。足以應用矣。



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象旨解。陸德明作蟹音。按卦以免險為義。則讀當如解。勢之解。

序卦解。緩別一義。乃如德明作胡。賣反耳。

東坡易傳。所以為解者。震與坎。震東也。坎北也。解者在此所解。在彼。東北解者。之所在。則西南者。所解之地也。

說若無難可往。則以來復為吉。若有難可往。則以速赴為善。褚氏云。世有無事求功。故戒以無難宜靜。亦有待敗乃救。故戒以有難須速也。

程傳解者。天下患難解散之時也。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頽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如是。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于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寬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寬易也。無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無所為也。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天下之吉也。有攸往。風

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本義難之既解云：

訂疑有攸往夙吉。註疏程傳。只據本文釋之。自明且盡矣。本義云。若尚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煩擾也。非也。觀彖傳。只云。往有功也。何嘗又戒以早復云。又西南平易之說。程傳發之本義。及諸家並從之。愚謂西南東北諸卦辭。不過指占者以出行之方耳。並無平易險阻之義也。解彖傳。明言往得衆也。則是往西南。則得衆。正如坤西南得朋之義。何得違彖傳而陡

生○平○易○之○解○乎○此○愚○所○以○不○敢○槩○從○程○傳○本○義○也○又○本○義○云○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于○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愚○按○彖○傳○有○往○來○字○者○本○義○例○以○卦○變○釋○之○今○解○利○西○南○往○得○衆○也○本○義○既○云○卦○變○自○升○來○者○九○進○居○四○則○其○來○復○吉○乃○得○中○也○何○以○不○云○自○小○過○來○者○九○來○居○二○乎○趙○汝○楙○曰○夙○吉○者○九○四○震○體○如○迅○雷○之○擊○使○人○掩○耳○不○遑○而○威○已○震○然○後○姦○邪○不○得○起○謀○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本義居險能動則出于險之外矣解之象也

訂疑險與動有內外之分。險以動動而免乎險。動乎險之外也。故解如動乎險中。動于險之內也。故屯。隆山李氏曰：蹇之止乎險中。不如屯之動乎險中。屯之動乎險中。又不若解之動乎險外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疏解之為義。兼濟為美。往之西南。得施於衆。訂疑文義不通。所以為利也。如註。无難可解。退守靜嘿。得理之中。故云乃得中也。解難能速。則不失其幾。故往有功也。

程傳解難之道。利在廣大平易。以寬易而往。濟解。則得衆心之

歸也。訂疑此以得衆解利字。

本義以卦變釋卦辭云：○梁山來氏曰：往有功，卽上文得衆也。○象旨无所往，其來復吉，言乎二也。○有攸往，風吉，言乎四也。○訂疑本義云：得中有功，皆指九二，又云：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愚謂往有功，亦指九四。○易讀曰：自內而外曰往，二在內為无為，无有所往，四在外為有攸往，是也。○諸家皆以利西南為利于平易，來復為安靜，有攸往為往，解未盡之難，愚謂利西南者，大難既解之後，若有所往，以圖久安之計，則宜往西南而有得衆之利。○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原處，乃得中適之，有所攸往，風吉，申利。

往西南之意言速往則善也往有功亦高荷四此尤難証觀彖傳往得衆也則利西南之上
雖无往字而指往言可知蓋大難之時人皆失其常居其故園
焚燬宗族逃散今既解矣或擇善地而定居或投親友以安身
則宜往西南而可以得衆力之扶助且宜速往則有功若往之
遲則或善地為先往者所占或往投者衆而親友有所不能容
也其或无所往者或自料无地可遷或无人可奔或有不忍捐
其故土之意而已之力尚可以恢復其故園則宜來復其所亦
為不失舊物而得其中也此事在士大夫及庶人多有之即帝
王家亦有之如光武中興即位于河北而定都東京是解利西

周易訂疑

卷七

解卦

无

正蘊堂

南也。如唐之中衰。安史朱泚之亂。既定。仍都長安。是无所往而
來復也。如宋之高宗。既不能西入閩陝。又不能恢復汴京。乃南
渡而都臨安。是不往西南。又不來復。故都故不利不吉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疏此因震坎有雷雨之象以廣明解義。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疏赦謂放免。過謂誤失。宥謂寬宥。罪謂故犯。過輕則赦。罪重則
宥。皆解緩之義也。訂疑過亦有重者。但誤失則為過。无心也。罪
亦有輕者。但故犯則為罪。有心也。書曰宥過无大刑。故无小

雲峯胡氏曰程傳云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非義也。寬之而已。蓋雷雨者造化與物更新之仁也。赦過宥罪者君子與民更新之仁也。

中溪張氏曰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獄之有赦宥。

梁山來氏曰赦過宥罪君子之用刑原當如此。非因大難方解當如此也。无心失理之謂過。恕其不及而赦之不問有心為惡之謂罪。矜其无知而宥之從輕。訂疑有心之罪。國有常科書但云罪疑惟輕。非謂不疑者亦槩從輕也。今日宥罪。明是謂大難。

方解嘉興維新之義來氏云：非也。

訂疑赦宥有兩樣。或因天災大變而行之。青災肆赦是也。或因新造之邦而行之。咸與維新是也。又有罪者從輕也。後世弗察。或因新君即位。或因國家有喜慶事。濫行赦令。凡殊死以下。悉赦之。是為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而肆大青耳。立瓊山曰：當承平之世。赦不可有。有則奸宄得志。而良民不安。處危疑之時。赦不可无。无則反側不安。而禍難不解。訂疑光武行之。以安諸將。王允反之。以亂中原。

初六无咎

訂疑卦之六爻皆取解除陰柔小人之義。不復用解難之義。初爻獨无象辭。止著无咎之占。故諸家初无定說。但據象傳剛柔際也一句各自為說。今並錄之。而參以愚見。待高明擇焉。

疏險難未夷。則賤弱者受害。柔弱者不能无咎。否結既釋。剛强者不復凌暴。初六在剛柔始散之際。雖以柔弱处无位之地。逢此之時。不慮有咎。訂疑賤弱之義。本義取之。然卦中初无剛強凌暴之義。亦无剛柔解難之義。此疑不妥。

程傳六居解初。患難既解之時。以柔居剛。以陰應陽。柔而能剛之義。既无患難。而自處得剛柔之宜。安寧无事。为无咎也。方解

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訂疑蒙引從其安靜休息之說。○象傳剛柔之際當以坎六四剛柔際也之例釋之。不必取以柔居剛以陰應陽之義也。卦辭有西南來復故取安靜休息。此爻无此辭亦不合用此為義矣。

本義難既解矣。云：訂疑難解取諸疏傳以柔在下似取疏賤弱之說而不同。上有正應取諸程傳而義未甚明。恐中其意難既解矣。時之平也以柔在下免患之道也。上有正應得其助也。柔下不取賤弱之義。○以柔在下柔也。上有正應剛也。亦取象傳之義但未免說是剛柔之應而非剛柔之際耳。

隆山李氏曰。震陽動于險上。初與為應。藉以解散于屯。寒者安有咎哉。訂疑卦名解。居解之初。是難方解之時也。藉以解寒。與本義不同。

蒙引以柔居下。則能安靜。而不生事。以自擾。上有正應。則不孤立。而有所仗。以為安。訂疑惑辨。見程傳下。

說統難之方解。雖貴安靜。而解後人心渙散。不可不一振作之。以應廢弛之禍。初六以柔應剛。則不擾亦不弛。所以无咎。訂疑就治道言。

訂疑以上諸說。皆承卦名難解為義。愚按卦之六爻。凡有四陰。

除六五君位餘三陰皆取小人之象故二為田獲三狐三為負
乘九四以初六為拇而解之上為隼為悖而公用射以解之初
六獨得无咎者蓋陰常以資陽為從貴陽常以繫陰為累已故
四以解初為善而初以應四為无咎如鼎之初六應四為從貴
而四以應初為折足也此余向日之說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訂疑諸家解爻辭皆以初之无咎為應九四于義固通今按坎
六四象傳剛柔際也指四與五之承九三象傳天地際也指三四
陰陽之際解初象傳剛柔之際有坎六四足應不為作只豈非指初與二乎張中溪有承

剛之說或有見也。初與四雖為正應。然九四以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九二剛中。又與初同體而近。語曰。遠親不如近隣。故解初不曰剛柔應。而曰剛柔際。鼎上九剛柔節。以本爻以剛居柔言也。蒙九二剛柔接。以二五之應也。坎六四剛柔際。以四五之近也。

杜光本曰。負苓傳云。他卦貴應。惟解不貴應。以解乃分判。君子小人不使同群之時也。故初之无咎。但取承二。不取應四。傳明之曰。剛柔之際。剛謂二。柔謂初。際謂兩爻相交接處也。象旨云。際交也。九二為下卦之主。而初陰柔弱。自下承之也。易瑩云。以

初之柔承四之剛與之交際而順從之。此皆以剛柔際。指初與二言。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程傳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于時者也。天下小人常衆。剛明之君在上。則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懼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敢用其情。然猶常存警戒。慮其有間而害正也。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况難方解而治之初。其變尚易。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乃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

之事。孤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變化
除去之。訂疑變化二字刪之可也。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
直之道。乃真正而吉也。黃中色矢直物。群邪不去。君心一入。則
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既用解去小人
之義。便不宜復顧難解之義。聖人作易時。假借卦名以立義。必
明白斬截。一以己意為主。不為駢牆之說。拖泥帶水也。

本義大抵此文云々

蒙引得黃矢于田獵上難說。只是取中正之義。不然田獵之矢
豈有黃者耶。訂疑謂田獲三狐。並得黃矢者。或前此狐為射者。

大言
黃矢所中尚未中其要害而制其死命故至是並狐與矢而獲
之如家語所記隼集陳庭有石罅孔子以為肅慎氏之矢是也
蒙引云難說古有蒼矢一名廬矢黑矢也又有彤矢赤矢也周
禮五射有白矢既有獲矢彤矢白矢何獨无黃矢也田獵何遂
不用黃矢也○狐亦獸之黃者詩云狐裘黃心論語曰黃衣狐
裘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蒙引得中道不可作得中直得中道在去邪媚而得中直之前
持本義
下文所謂能守其正者能守其正然後邪媚可去中直可得

是謂吉。

訂疑上舉九二下舉貞吉則全釋一爻之辭矣。象傳例原如此。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程傳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為得正亦可鄙吝也。本義繫辭備矣云。

訂疑乘字程傳平聲本義去聲。二說皆據繫辭傳。繫辭傳乘也者。君子之器也。此本義所據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此程傳所據也。然以乘字對負字看則平聲為是。程傳雖使所為得正。

周易訂疑

卷七

解卦

四

正誼堂

亦可鄙吝。非聖人勉人為善之旨。不如本義為長。

崇引本義云。貞吝言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夫負且乘者。安有以正得之。理曰。世間自有此等无望之福。然非意之得。有道者之所憂也。所謂安知其不為禍也。如劉盆子在赤眉軍中。為人牧牛。樊崇以其為漢宗室。帥眾稱臣。盆子時畏恐欲帝。可謂負且乘矣。豈其出于詐力所能得者哉。是固以正得之也。然終不免為宜陽之降虜。向非光武首領。且不完矣。又如漢文帝以夢貴幸。鄧通擢為大中大夫。賜以銅山。亦非盜而得之者。然景帝時不免下吏籍家。卒至餓死。如此古今蓋屢有焉。自君子

為之謀。唯避而去之。為可免耳。又凡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辭不及矣。若漢之田千秋。唐之鄭絳。今人亦多以為負乘。是未考二公之實也。千秋雖以片言入相。然為人質厚。有智居位自稱。反愈于前後數公。鄭絳雖自謂敬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然宦業數著。且固辭相位不得。然後受之。既相後。无復故態。至三月。知時事不可為。竟以疾乞骸骨。則又是知避而去之者。况千秋自其片言悟主時。敢言人所不能言。此亦有大過人之奇矣。鄭公敬後。原非碌碌。自其筮仕為廬州時。嘗檄黃巢。巢不敢犯州矣。且彼負且乘者。豈能知避去耶。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蒙引亦可醜所謂雖得市童憐還為識者鄙也

訂疑陸德明釋文本戎又作寇愚按依經文冠字是需九三象

且及國擊甚傳亦是自我致寇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程傳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大臣也而下與初六之陰為應拇在下而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矣斥去小人則君子之黨進而誠相得也四能解去初六之陰柔則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合矣

本義拇指初云：

雲峯胡氏曰：本義謂四陽初陰其類不同。初應四固可无咎。自四觀之九二非應類也。初六雖應非類也。必去初六非類之陰。則九二之陽朋至而相信。本義但云君子之朋。意可見矣。訂疑拇註謂三李鼎祚曰：九四體震為足。三在足下為拇。來氏從之。程傳本義謂初朋。徐氏胡氏蘇氏謂九二。王註謂初按朋同類也。四與二皆陽則徐氏胡氏蘇氏為是。拇足指在下之物。以咸拇例之。程傳本義指初為是。或疑指初則剛柔之際有碍。曰剛柔際指初與二也。非指初與四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程傳四雖陽剛然居陰于正疑不足若復親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拇然後能來君子以其處未當位也訂疑傳謂正疑不足若復親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愚謂若以彼為小人則已雖得正亦不可親之矣直當云九四位既不當若再繫于初六則愈有陰柔之累故戒以必解也

蒙引未當位。兼初與四言。所謂皆不得其位而相應者也。故在四之陽宜解初之陰。訂疑六十四卦初爻未有論其當位不當位者。又小象之例凡

言當位不當位。只以本爻言之。不論應久之當否也。獨寒之六四當位實也。實字于六四難說。故不得已而以三五言之耳。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程傳六五居尊位。為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焉。有孚。世所云見驗也。可驗之于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

本義卦凡四陰云云。訂疑從程傳。

雲峯胡氏曰。五得中。可為君子。六為陰。亦類小人。君子有解之。

吉必以小人去為驗也。九二以陽居臣位，三陰非類也，必解而去之，乃吉。六五以陰居尊位，三陰同類也，不解而去之，失君道矣。吉未可知也。卦唯四五言解，四能解非類之小人，可以來君子，五能解同類之小人，亦可驗其能為君子。建安丘氏曰：有孚于小人，謂小人心乎而退聽也。訂疑彭季山從之。

說統五與三陰同類，聖人慮為小人所牽引，故欲之以君子之名，而示以決絕之勇。若曰：君子處此，維有解去一著，有大義獨斷意。小人一解，則君德清明，而天下永無禍亂矣。故吉然必以

小人之退為驗者，小人易進而難退，人君往之，外踈而中親，故聖曲為開導如此。

許衡讀易私言云：光武少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及為天子，卻湖陽公主之請，而賞董宣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得解道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說統此。夫子又為易之辭，見得君子只是不辭，若使有辭，小人即退矣。此敬之使必辭。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註六三負乘處下體之上，故曰高墉。墉非隼之所在，高非三之

所履上六居動之上為解之極將解荒悖而除穢亂者也故用射之極而後動成而後舉故必獲之而无不利

疏公者臣之極上六以陰居上故謂之公也

訂疑程傳從註疏本義无解然二以三狼為三陰五以三陰為小人則上六在其中矣

雲峯胡氏曰卦六爻唯上六獨正故以象君子也繫辭曰待時而動待解終也曰成器而動器至終而成也

馮厚齋曰解諸爻皆不當位故以二五得中為貴以剛爻能出險為尚唯上一爻當位故无不利也
訂疑以上皆如註

蒙引上六以陰居卦之上。隼之在高墉之上也。占遇此者解而
去之斯利矣。所謂公猶乾九三之君子。訂疑不如屯六三之君
子。簡上六之王皆指占者。上六是在位之奸雄去之者亦必是
得位而有權力之人。故稱公。看來不可依程傳如困六三本義
亦云繫辭備矣。然却云石指曰。蒺藜指二云。今不曰隼指三
而諸家果何所據。乃取外爻為隼耶。外爻謂三。
訂疑蒙引極是。當以蒙之初六爻為例。蒙初六以陰居下。蒙之
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云。此爻當云。以陰居卦之上。隼在
高墉之上之象也。占者遇此當用射之獲之。无不利矣。此以爻

為賓占者為主之例也。

杜光本曰。以隼為上六。以公指占者。此說最確。而郭青螺謂考之爻中。无此例。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亦以九三為公。夫易中爻賓占主。足例此爻者。非一而大。有九三剛而得正。故可以公稱之。而許其用亨于天子。解之上六。乃三狐之一也。以公稱之。而望其射隼于高墉。豈可哉。

馬融云。墉。城也。禽經云。隼。祝鳩也。鷓屬。凡鷹搏噬。不能无失。惟隼為有准。每發必中。故名曰隼。

梁山來氏曰。高墉者。王宮之墻也。近六五之君。高墉之象也。隼。

集于山林人皆得而射之。唯棲于王宮高墉之上。則如城狐社鼠有所憑。依人不敢射矣。

訂疑上六居三陰之上。小人之尤也。此君側之小人。惡極罪大。而不可解者。嘗統論之初六。以陰居下。在卦之初。其惡未形。而九二過之于早。九四解之于上。故小懲而大誡。得免大戮。而无咎。此小人之福也。六三其惡已著。其勢稍盛。然陰柔不中正。乃庸惡陋劣之鄙夫也。故止于吝。上六則日在君側。竊寵靈。擅威福。惡罪貫盈。而不可貸矣。故射而獲之。

彙徵中宗朝崔湜通于上官昭容。鄭愔傾附武韋二人用事。侍

御史靳恒李尚隱對仗彈之下獄免死愴流吉州。吳聚江州上官氏及武韋等曲為申理。明日俱改官。尋引為相。高壙之隼豈易射乎。若王曾之計除丁謂。楊一清之計去劉瑾。則機深謀密。獲之无不利者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三三
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程傳損上而益于下則為益取下而益于上則為損在人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如壘土損于

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于下以增上之
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是。訂
疑此釋卦名義。

本義損、減省也。云：訂疑損、減省也。此為卦辭而言也。為卦損
下卦云：至所以為損也。此釋卦名損之義也。損所當損以下
承減省之義而言不復承損下益上之義矣。

雲峯胡氏曰：二簋可用享。必以用享為訓者。損之時。享猶不敢
過。則所以自奉者可知矣。古者享禮陳饋。八簋為盛。四簋為中。
二簋為簡。

訂疑

本義不別訓蓋亦從程傳也

二筮用享程傳以祭祀言蒙引從之徐氏胡氏以燕享言

蒙引有孚至二筮用享元不斷其以利往斷者今本也

訂疑本義當以昌之用二筮可用享並連利有攸往而于四者

之應矣下加二筮可用享一句然後接云言當損時則至薄无

害

蒙引剥民奉君之義只可用之卦名其卦辭只承損字

訂疑戒

省之義泛說言損所當損人皆可用不專指上之損下也益卦

亦然此說猶未果筮蓋卦辭只以戒省為義就儉以制用言不

從用損下之義矣有孚以下慎乃儉德惟懷永圖非以聲音笑

貌為恭儉者。故元吉可貞。利有攸往也。二簋可用享者。舉其事以為例也。

享謂祭享也。損之時。所當損者多矣。而此專以祭享言者。蓋古人非飲食而致孝鬼神。則祭享宜不可損矣。今言二簋可用享。享猶可損。則其他无不在所損矣。此聖人舉重見輕之意也。訂疑此正旨也。

損下非得已也。既不得已而損下。須用儉用始得。若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其取于下也。既不得已。其用于上也。又不得已而不已。此聖人之所懼也。故為之律令曰。二簋可用享。訂疑此又

承損下說非也。觀卦辭云有孚。云元吉。云可貞。云利往。皆是就
儉以制用言。不復承損下言矣。若承損下說。則損下之事。非得
己者可一不可再。可暫不可久。何云元吉。可貞。利往乎。杜光
本曰。卦以損下為義。辭以戒省為義。此定解也。彼承損下講入
有孚云三者。已失其旨。而綺園析疑于有孚以下。俱作損下說。
而絕不及戒省之義。不經甚矣。

一說言人之皆可用之占。不必專指上人說。故曰二簋應有時。
只是當損之時。其義當然。不必拘于不得已而損下。則當儉于
用也。上條之說亦好聽耳。未必其本旨也。訂疑此說自正。

張大勳曰。人君當墮時。必節用于上。存約已裕民之實心。而有孚。則一節省而國用自充。大善而吉之道也。不加賦而怨讟自息。无咎之道也。且自損之道。殆萬世當守之規。可貞亦四海通行之法。故利往。即如用享。乃國家大事。而時諫不可舉。蠹則二簋亦无不可。况其他乎。舊說有孚以下。俱在損下。益上。上看。至二簋用享。方在制用上。看。不知聖人豈為國用不足。而立賦外取民之法哉。此卦要看損所當損四字。損下非所當損也。惟自損以節用為當損耳。曷之用二句。正節用之實也。

訂疑。國家有匱乏之時。屯剝蹇損困旅節是也。有豐盈之時。大

有豫大畜益萃豐是也。今損卦之辭自有孚至利有攸往則皆
儉以制用之事。不論時之豐約而皆可用者。故彖傳不復釋之
也。獨二簋用享則只可用于匱乏之時。而豐盈之時不可用矣。
萃之大牲。鼎之大烹是也。故彖傳特釋之曰。二簋應有時。而本
義一則曰。言當損之時。則至薄无害。一則曰。時謂當損之時。彖
傳與本義蓋謂上文有孚元吉元咎可貞利有攸往者。即在平
時損所當損。則有是四者之應也。二簋用享則唯當損之時為
然。平時則不可也。然愚竊謂此是孔子之意。未必是繫辭者之
意也。繫辭者之意。則如張大勲通承匱乏之時而言也。有孚者。

實心惟懷儉德也。元吉者，事從節省而財用可怕足也。无咎者，人不得以吝嗇議之也。可貞者，不唯匱乏之時可如此，即當豐豫大有之時，亦可用此道也。故禹承唐虞之盛，而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舜嘉其克儉于家，孔子嘆其无間然也。利有攸往者，能如是則節儉所番粟紅貫朽，百事可為，不唯可以救匱乏，且可以裕財用而作大事。與大有豐豫之時，无以異矣。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者，又更端而指其當損之時，制損之用者，言之謂禮之不可損者，无如祭享。然當損時則不得已而損，至于二簋亦可也。甚言匱乏之時，寧可損于神，不可損于民也。蓋民者，神之

主也。故節省可行于鬼神，而股剝斷不可及于百姓。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開封耿氏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故益下則上與俱益，損下則上與俱損。

梁山來氏曰：剝民奉君，民既貧矣。君不能以獨富，是上下俱損矣。故名損。

劉氏曰：古為人上者，无損下益上之理。故易以損下為損，益下為益。後世乃有百姓輸已之財以助公上者，皆非盛世之事也。訂疑漢卜式以牧養致富，輸財于官以助邊，此富而不學之過。

先儒加以逢君之惡之名。所以塞後世以利要君之源也。若夫
晁錯建輸粟之策。而鬻獄賣官。遂為禍于萬世。世之戕民。始則
捐廉耻。棄禮義。逞一人之私智。籠衆人之財利。而歸諸己。繼則
或任財使氣。以干法紀。曰。即獲罪官家。吾有財可贖也。而貧民
日受其凌虐。无如何矣。或輸錢買爵。以致身貴。曰。即不无所費。
而取民以償之。利不啻百倍也。而下民日受其攘奪。无如何矣。
此又上之巧于損下之一端也。故劉氏並及之。杜光本曰。弦高
捐牛。所以解國之危。卜式輸財。不過逢君之欲。故弦可為式。不
可為。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
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本義此釋卦辭時謂當損之時訂疑損剛益柔有時此句承上
文言不唯二簋應有時卽卦體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
之陰亦有時也蓋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也此三句乃發明卦辭
外意以贊其時義之大耳本義但云釋卦辭似未體貼及此蒙
引一段甚明白

中溪張氏曰當其可之謂時當損而損時也不當損而損則非
時矣損其盈者益其虛者適時之宜與之偕行雖聖人亦不能

違也。

雲峯胡氏曰。損于時之一字。凡三言之。然則不當損之時而損。可乎哉。非特二簋之用。有時。以卦畫推之。損剛益柔。有時。以天下之理推之。凡損益盈虛。皆有時也。

潘氏曰。于時為損。則享祀用二簋足矣。蓋處損之時。則可。若處萃之時。則大牲矣。

蒙引一說。聖人恐人泥二簋用享之辭而失之。故解之云。二簋應有時。唯損之時為然。而非可以為常法。又云。且以卦言之。大凡剛非必在所損。柔非必在所益也。亦有其時耳。○本義云。時

謂當損之時○此只解二簋應有時之時○不兼解下二時字○

彥陵氏曰○時者○天之運也○偕行者○聖人之權也○

姜廷善曰○聖人之所謂損○不出于聖人之意○而出于天下之時○

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故曰二簋應有時○訂疑二簋用

享○蓋凶荒之歲○禮宜從殺者○非示儉也○疆弗友○剛克○變友柔克○

故曰損剛益柔有時○此特就治人言也○若以自治言○則高明柔

克○沈潛剛克○亦是損剛益柔有時也○又以教人言○則退由而進

求之類○亦是凶歲不祭○帑施之豐年則隘○平剛國用中典○施之

亂國則弛○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傳曰○政猛則施之以寬○此

損剛益柔之義。凡事皆然。不止致刑制俗二者而已。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程傳山下有澤。深下以增高。損下之象。在脩己之道所當損者。唯忿與慾。故以懲戒其忿。窒塞其意慾也。

本義君子脩身所當損者。莫切于此。○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剝民奉君之象。所以為損也。○訂疑始則損澤以益山。終必墮山以入澤。亦是上下俱損。

或問忿怒易發難制。故曰懲。懲是戒于其後。欲之起則甚微。漸漸到熾處。故曰窒。窒謂塞于初。古人說情實實是罅隙。須是塞。

其辨。朱子曰：愆也不專，是戒于後。若是怒時，也須先懲治他。始得愆者，懲于今，而戒于後耳。室亦非是，真有箇孔穴去塞了，但過絕之，使不行耳。

朱子曰：觀山之象，以愆。愆，觀澤之象，以室。愆如汗澤然，其中穢濁，解汚染人，須當填塞了。或問：觀山之象，以愆。曰：人怒時，自是突兀起來。故孫權云：令人氣湧如山。愆如推山，室愆如填壑。又曰：愆如救火，室愆如防水。

問：伊川室愆，莫是欲心一萌，當思義理以勝之否？曰：然。建安丘氏曰：忿愆者，吾身愛惡之私，皆當損也。然愆念易，室愆

難。蓋忿屬陽。其發也。氣勢暴湧。如山之突兀。人皆知之。故懲之。易欲屬陰。其溺人也。如水之浸淫。泯无痕迹。使人不覺陷其中。而不能出。故窒之難。懲忿。唯用心之剛者。即能制之。窒慾。不惟用剛。非見理之精。未易察也。訂疑二者。人各有偏。亦難分難易。學者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懲忿宜用柔克。窒慾宜用剛克。其貴明理。則一也。

蒙引朱子小註謂象山象澤亦非正意。此所謂縱橫說來都合處。

程子曰。七情怒為難制。第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懲

之謂也。訂疑卽理所當怒亦須平其心氣。无使過怒。怒心一萌。

當思義理以制之。窒之謂也。顏子不遷不貳是也。

楊誠齋曰。觀兌之說。君子得之以懲其忿。觀艮之止。君子得之

以窒其慾。

梁山來氏曰。忿生于怒。心剛惡也。慾生于喜。心柔惡也。

俞氏曰。忿怒如山之笑兀。况多忿如少男乎。故君子懲之如摧

山。意欲如澤之汙下。况多欲如少女乎。故君子窒之如填澤。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本義初九當損上益下之時云。

訂疑已事者。不過暫時輟其所為之事耳。非謂廢其自脩之道。而枉己以殉人也。酌損之者。又當斟酌己之事。與彼之事。其大小輕重。何如。假如己之事。視彼之事。重且大。則己之事。亦有不。可已者矣。本義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淺深也。此是照六四。損其疾而言。恐其數而辱且疎也。與悔初六。恭看。雲峯胡氏曰。量其所受。隨藩而止。酌之義也。訂疑此似有病。恐坐視而不救者。借口于弗能。如冉子之于季孫也。此只當以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无自辱焉釋之。

訂疑本義當損下益上之時。此句要看。若不是當損下益上之

時則已事過往便是舍己田而芸人之田被髮纓冠而往救卿鄰之闕矣。○謂居下而益上者以損其疾即以益上也。

象曰已事過往尚合志也。

訂義本義尚上通。本程傳傳曰四類于初初益于上與上合志也。

廣平游氏曰四之志願損其疾而初過往使過有喜焉故曰尚合志也。

蒙引一說如諸葛亮不求聞達者也而乃為先主馳驅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于私家也不復別治生以長尺寸可謂已事過

往矣。向非感于先主三顧之禮。魚水之歡。何以如此。此說是謂由柔尚合志也。義畧異矣。訂疑此說勝傳。但以君臣言。則較偏。其理可以旁通。不必專言君臣也。必合志而往。已含酌損之意。杜光本曰。觀劉孟白引鄒長倩以庶謹期公孫私為酌損之証。則知以此爻與象傳專指君臣言者。非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本義九二剛中云云。訂疑本義因象傳云。中以為志也。故不說壞九二。利貞征凶。皆以戒占者言。

雙湖胡氏曰。二雖弗損。然與六五為正應。以剛濟柔。固未嘗无

益之道也。

蒙引九二志在自守、不肯妄進、宜若无益于上矣、然由是而啟、時君尊德樂道之心、士習可正、風俗可厚、則其益于上也不少、如不顧廉隅、而苟于進焉、徒足以滋君心之驕慢、而長士習之奔競、非唯損己、且无益于上矣、故桐江一絲扶漢九節、節義之有益于人國也如此。訂疑此依文辭本文而為說。○一說不專

就隱逸之士言、如在朝有守正骨鯁之臣、如漢汲黯、魏高允之徒、是已汲黯以秉直不苟容、至使武帝內嚴憚而疎之、然實能禁制上心、使有所畏、所謂法家拂士者、又淮南王謀反、差等朝

臣獨畏黯不敢發。所謂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者。其益于上何如哉。魏主謂群臣曰。汝等在朕左右。未嘗有二。青規正。非伺朕喜說。祈官乞爵。今皆无功。而至三公。高允佐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少。不過為郎耳。以此觀之。短于守者。乃爵位日進。而廉介自持者。乃數十年不遷官。信乎允之志在自守。不肯妄進矣。然以魏主為益不少之言。則其所以益于上者。為何如哉。此亦一說也。看來九二不是幽人。後說更長。且云不肯妄進。非不進而避世者也。○一說以占辭。征凶。照看。只以隱逸之士言。訂疑以隱逸之士言。于本文。利貞。征凶。之意。順矣。而卦爻。无隱。

逸○之○義○以○在○朝○骨○鯁○之○臣○言○于○利○貞○弗○損○益○之○意○順○矣○而○征○
凶○之○義○弗○合○愚○謂○利○貞○征○凶○言○占○得○此○爻○者○宜○靜○不○宜○動○爾○
指○出○行○者○言○之○也○弗○損○益○之○一○句○乃○本○卦○名○損○之○義○而○言○之○亦○
利○貞○征○凶○之○義○也○蓋○卦○以○損○下○為○義○下○卦○本○乾○三○已○損○矣○有○漸○
損○及○二○之○勢○故○戒○以○利○貞○征○凶○言○動○則○受○損○也○弗○損○益○之○者○言○
當○損○下○益○上○之○時○人○知○損○下○之○為○益○上○而○不○知○亦○有○弗○待○損○已○
而○後○可○以○益○人○者○彖○傳○有○見○于○此○故○曰○損○剛○益○柔○有○時○言○固○有○
損○剛○益○柔○之○時○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是○也○亦○有○
剛○不○可○樂○損○柔○不○可○樂○益○之○時○如○二○以○剛○居○柔○得○下○之○中○矣○五○

以柔居剛得上之中矣。若二復損剛益柔則盈者益盈虛者益虛。非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之道矣。或曰：初何以已事遂往也？曰：初以剛居剛，四以柔居柔，初之損已以益，四正所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者也。如下卦本乾而三過剛上卦本坤而上過柔，故損下卦上畫之陽以益上卦上畫之陰，亦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者也。彖傳末三句正為下卦三爻而言也。易為占卜而作，有一爻而言數事者，有一爻而包數義者，故上下多不相蒙。今說易者率以義理言之，如他書之上下連貫，未免穿鑿附會耳。

陸庸成曰。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節而安于浮沈。皆損其剛者也。訂疑此亦一例耳。非此又專言立朝也。

說統二以剛居柔。慮其媚說以徇五也。故以利貞示之。復以征凶戒之。訂疑此本程傳之說。今多從之。然易中征凶。未有以徇已徇人辭之者。不可從。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却解九二利貞者。以執中為志。不以益上為志。與初異也。訂疑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不過損有餘。補不足。以求其中而已。九二以剛居柔。已得下卦之中。无所用損益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程傳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益三杜光本曰損卦原取損下益上為義而傳以損上益三並言于卦各義不相合故三人行則損一人本義但云下卦本乾損上爻以益坤而熊過謂三人即下兌三爻一人六三也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與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為得其友也三雖與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蓋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

之本也。三則餘一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

朱子曰：一陽上去，換得一陰來。伊川就六爻上說得好。

中溪張氏曰：陰陽對待，惟二而已。三則餘其一而當損。此所以損九三而益上六也。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也。此一也。獨往以應上，則乾兌相合，男女構精而有萬物化生之功矣。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也。

訂疑：一與二相對待，三則餘一而當損。此亦就偶然所見而言。爾非謂天下物理必如此也。苟謂其必如此，則伏羲畫卦何以不止于兩儀四象而必再倍而三乎？

本義下卦本乾云：

建安丘氏曰：此爻乃損之所以為損也。下體之乾，三陽並進，三人行也。九三一爻損而上之，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而為上，上六下而為三，剛柔偶合，一人行則得其友也。

雙湖胡氏曰：此爻大旨本義盡之矣。繫辭致一之說，自是夫子之意，而程傳則又推之六爻者也。

訂疑本義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卦有此象，故戒占者當致一也。本繫辭傳繫辭傳，蓋以申象傳之意也。此自夫子之意，非繫爻本義也。爻辭不過說占出行者，若三人行則損去一人，以

此卦本泰卦。下三爻皆陽。今損乾上爻。以益坤。是三人行而損去一人之象也。若是行者一人。則出外必得其友。蓋此卦一陽上而一陰下。是兩人相交與也。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又按兩相與者。不止損卦。中孚小過。皆以二陰二陽相比。而兩相與者也。泰否咸。損益既濟。未濟。皆以陰陽相應。而兩相與者也。此爻云。只是偶見卦畫中。具有此象。故云然耳。不必過為牽纏也。且如泰卦。乾下坤上。天地交而為泰。咸卦。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豈不是天地網緼乎。三陽三陰。兩兩相應。豈不是兩相與乎。所以易不可為典要。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訂疑象傳兼釋下句

六四損其疾使遺有喜无咎

註履得其位以柔納剛能損其疾也疾何可久故速乃有喜有喜乃无咎也

程傳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損時而應剛能自損以從剛陽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者也故曰損其疾疾謂疾病不善也損于不善唯使之遺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唯患不速速則不致于深過為可

喜也。

本義以初九之陽剛益已云：

中溪張氏曰：初言過往，四言使過。蓋初之過實四有以使之也。

雲峯胡氏曰：六四與初九為應，初方已其事而速于益四，以

初之陽剛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則有喜，不然彼方汲汲，此乃

悠，非受益之道也。

蒙引：六四陰柔不立，是其疾也。以初九陽剛益已，而損其陰柔之疾，以友輔仁，從善克己之道也。唯速則善學，如不及，過則勿憚，改之意也。能如是，雖柔必強矣。訂疑：英愚必明，亦可。

訂疑註謂四自損其疾。程傳本義胡氏蒙引皆取以初益已而損其疾。然皆謂四自速損其疾而使過。使字皆不明。唯張氏謂初之過實四使之也。使字之義方有着落。誠齋楊氏曰物不得剛柔之中者謂之疾。偏乎剛者忿之疾也。偏乎柔者怒之疾也。六四以柔居柔偏乎柔者之疾也。訂疑以剛柔分忿怒雖屬纖巧然謂物不得剛柔之中者謂之疾則是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林次崖曰夫子見諱疾忌醫者多故言亦可喜以敬之要玩味

亦字見得无疾固可喜。有疾而能損則變不美之質。以為美矣。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疏馬鄭皆按爾雅云。十朋之龜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本義柔順虛中云云。訂疑朱子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此破程傳之誤也。

朱子曰。損益二卦說龜。一在二。一在五。是顛倒說去。未濟與既

濟說鬼方亦然。訂疑夫姤二卦說譽无膚亦然。

雲峯胡氏曰：龜為大寶，直二十貝為大龜，或益之以此，其益也大矣。

進齋徐氏曰：班固食貨志：元龜，距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百六十文也。十為大貝，十朋。註：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又有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玄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

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玄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貝不得為朋。

訂疑必以貝準穀與錢。方知其價之輕重。漢中歲粟一石直錢三十文。錢二千一百六十。直粟七十二石。是元龜大貝十朋之價也。○又按本義。兩龜為朋。當作兩貝為朋。十朋之龜。言龜一。直貝十朋也。杜光本曰。坊刻本義。亦有兩貝為朋者。則兩龜為朋。當是誤刻。

蒙引元龜。此天子所有者。又有公龜。侯龜。子龜。元龜。是以天子

言然朱子本義初无此意。只是以為貴重之物。或以此益之。如云重贈相似。取象之辭也。稱名小。取類大也。訂疑龜有四品。貝亦有四品。爰只言十朋之龜。未嘗云是何品。然在損六五。是受天下之益者。即以為元龜。亦可在益六二。是出于意外。受上之益。不必復拘元龜之說矣。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疏上謂天也。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義同。訂疑程傳從之。王子雍曰。上祐。得天也。得臣。得人也。五以受天下之益。故曰十朋之龜。上以益天下之人。故曰无家。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註得臣則天下為一故无家也

傳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從服之衆无有内
外也故曰得臣无家

訂疑九二弗損益之程傳云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
之也此云不損其下而益之解法不同不可從

本義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云

訂疑本義云而欲自損以益人也而欲自損四字此朱子臆度
之辭而无所本也下又云能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正則吉而

利有所往。夫弗損益之。即是貞矣。何云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正云。也。豈弗損益之。尚不得為貞乎。愚謂此无咎。利有攸往。與卦辭同貞。即卦之可貞。但卦以約已言。此以裕民言。所指不同耳。○本義自損以三字。衍之可也。无咎者。无違道干譽之咎也。貞者。可為萬世利民之常法也。吉利有攸往者。民受其益。樂與赴功也。得臣无家者。自南自北。自西自東。无思不服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周易行錄

卷七 益卦

七

且宜

疏向秀曰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既上行惠下之道利益萬物動而无違何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以益涉難理絕險阻故曰利涉大川

程傳為卦巽上震下雷風二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此以象言也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為陰者損也陰變而為陽者益也上卦損而下卦益損上益下所以為益此以義言也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為益

朱子曰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益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為益也否則反是

隆山李氏曰。益卦損卦之反也。損卦下本乾體。天下富實之象也。損乾之九三。以益坤于上。則是損下之陽實。以益上之陰虛者也。益卦上本乾體。朝廷富實之象也。損乾之九四。以益坤于下。則是損上之陽實。以益下之陰虛者也。損下益上。則謂之損。損上益下。則謂之益。何也。古之聖賢。富厚之資。則寧使在民。而不在己。儉薄之用。則寧使在己。而不在民。益肥己。瘠民者。民貧而已。无所寄。己雖瘠。而天下肥者。民樂而已。亦无憂。故損下。以自益。君子以為自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為自益也。

本義益增益也。云々

中溪張氏曰。處益之時。无所不利。以行則利往。以濟則利涉也。蒙引或謂利往利涉皆益之事。非也。損卦辭專以理言。當承損字說。益卦辭取卦體卦象。則不必牽制于益字。○訂疑凡卦辭未有不承卦名者。杜光本曰。損卦名以損下為義。損卦辭以戒省為義。是卦辭但不承卦名之義耳。非并不承卦名也。六十四卦之名。猶經傳四書之有章指也。長篇文字。從橫反復。起伏斷續。未有不顧章旨者。易辭不獨卦辭承卦名。即爻辭亦未有不承卦名者。或卦爻之才。有可取。則取之。以命辭。然論其理。亦須如此。蒙引解塞卦本義善矣。何至此而云。也。如益卦之辭。

不必本卦名則屯比否同人隨觀咸遯家人蹇革漸既濟二五皆以中正相應何以不曰利有攸往乎怕亦二體皆木何以不云利涉大川乎

不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鄱陽董氏曰有若對哀公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益深有得于損上益下之旨也

林次崖曰自上下下雖生于損上益下一句然又見其有廣被極到之義利歸于下故民說无遠弗届故道光

說統自上下下者乃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見得恩自上究

不徒博賑濟之虛名而已。大光二字正與霸主之驩虞有辨。

訂疑自上下。當玩本義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一句。上之加意于下民。當使天下之遠。深山幽谷。窮鄉下邑。无一處之不到。使天下之人。凡鰥寡孤獨。疲弊殘疾。窮而无告者。无一夫之不獲。乃為德意下究。嘗見近世覃恩。止及于貴戚大臣。或京畿之近。即有賑濟某省某處名色。亦盡歸于官吏之中飽。下里窮民。何嘗沾其絲粒哉。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訂疑當益之時。凡利往利涉。固能豫備裕如。而卦之體象又如。

此故曰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云：不可如時說。以利往與利涉。獲就益民之事言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疏雖施益无方不可怕用。當應時行之。故舉凡益結之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訂疑疏說大意極是。與時偕行當與損彖傳同看。損之道固與時偕行。時不當損不可必為損也。以咸省言益之道亦與時偕行。時不當益不可強為益也。如舟子之請益粟及時絀舉盈之類。損彖傳二筮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已。

詳之故益彖傳則姑從省文耳。非有二也。丘氏以損上益下損下益上為說。誤矣。

本義動巽二卦之德云云

臨川吳氏曰。以卦德言人事之益。人之動能卑巽。則日有進益。无窮已也。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是也。又以卦變言天地之益。乾之九四。易初而下交于坤。天之施也。坤之初六。易四而上達于乾。地之生也。萬物並育。增益衆多。无有方所也。凡益之道。總言天地之于萬物。人之于萬事。其為增益。皆无時而止息。所謂與時偕行也。訂疑動能卑巽。看動字太輕。又訓巽為

早巽非也。動者奮發有為也。巽者沈幾觀變審乎情理時勢也。凡事皆然不止學也。引書言學特其一端耳。專指為學則非也。凡益之道又于天地人事之外令人推類以例其餘非復申上文也。與時偕行。吳說尤謬。

蒙引巽入也。與坤之順不同。傳釋八卦之德云巽入也。不曰順也。可見入為正義。傳又曰巽德之制也。又曰巽稱而隱。未嘗只以順字當他。訂疑此見吳氏早巽之說非也。凡益之道。舊說只總上二句。此說未當。亦駁吳氏說。又一說時者行而不已也。于時字尤牽強。與他處時字絕不同矣。安可從。亦駁吳氏說。且其

謂動而巽、天施地生、皆與時行、猶可也。謂凡益之道、止于動巽、施生、則終不可也。為動而巽、天施地生二句、猶未足以盡益之道。故更用末句以盡其餘。正如咸卦、天地聖人之下、又更用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之例。

訂疑動巽、天地二義。卦之德體所具也。凡益之道、又教人廣之于卦德、卦體之外、以人事物理類推之。

節齋蔡氏曰、无疆言其悠久、无方言其廣大。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疏子夏傳云、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益。

程傳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无過矣。益于人者。无大于是。本義風雷之勢。云云。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

雲峯胡氏曰。雷與風自有相益之勢。速于遷善。則過當。益寡。決于改過。則善當。益純。是遷善改過。又自有相益之功也。東萊呂氏曰。損益二象。最切學者。損无如忿慾。益无如遷改。若甚易。如推到精密處。甚難。懲窒遷改。皆是用力處。臨川吳氏曰。遷善巽象。巽在外。于人之善。見則遷之。自外而益。

也。改過震象。震在內于己之過。有則改之。自內而益也。

梁山來氏曰。善者天理也。吾性之本有也。過者人欲也。吾性之本无也。理欲相乘。除去得一分人欲。則存得一分天理。

象旨風雷益。與雷風恒。大象莫以異。史繩祖曰。震雷位巽風位。先震後巽。方位之序。順而有常。故君子體之。立不易方。益則先巽後震。此為變動。故君子體之。遷善改過。

杜光本曰。風雷之益。疏在萬物上說。程傳本義在風雷上說。惟吳幼清從疏。而諸家悉從傳義者。以雷風恒。恒字離。不得雷風。說則風雷益。益字亦離。不得風雷說也。且遷改有相益之功。與

風雷有相益之勢為切。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程傳震動之主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應于已則宜以其道輔于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為大作也必須所為大善而吉則无咎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

本義初雖居下云云訂疑勝傳○朱子曰吉凶是事咎是理有事雖善而理則過差者是之謂吉而有咎說統初九一爻為一卦受益之最利用大作是教初九大幹事

以圖報稱。然人臣儘有出一時之感激。而不能善其成者。亦有姑借是以塞責。而不知求其善者。故必元吉。乃得无咎。戒勉之辭。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本義下本不當任厚事云々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註以柔居中而得其位居益以冲益自外來不召自至

本義六二當益下之時云々

訂疑本義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為卜郊之吉占愚謂此

或因周王享帝時嘗占得此爻。故因而繫之。此辭耳。泰之六五歸妹之六五。帝乙歸妹。大有九三之公用亨于天子。隨之上六升之六四。王用亨于西山。晉之六二受福于王母。既濟未濟之伐鬼方。俱倣此。

梁山來氏曰：帝无常享。享于克誠。虛中處下。亦誠德也。故得享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疏明益之者。從外自來。不召而至也。

程傳或曰：自外來。豈非謂五乎。曰：如二之中正。虛中。天下孰不

益之五為正應。固在其中矣。

本義或者。象无定主之辭。

雲峯胡氏曰。乾言或躍。坤言或從。訂疑訟言或從亦然。或在我

者未定也。恒或承之。損益或益之。或在人者未定也。益或擊之

亦然。

蒙引自外來者。不求而自至之辭也。本義忽于此處着此一句。終未可深曉。

訂疑或益之云。泛指受天下之益說。不可指定九五。故小象云自外來也。本義恐人指定受九五之益。故着此句。損六五亦

然○而○本○義○不○着○此○句○者○以○損○五○象○傳○有○自○上○祐○也○一○句○則○其○不○
專○指○九○二○其○義○已○明○益○二○象○傳○但○云○自○外○來○也○五○亦○在○外○恐○人○
專○指○九○五○也○故○特○釋○之○

杜○光○本○曰○以○六○二○為○泛○受○天○下○之○益○此○程○傳○本○義○之○所○同○而○萬○
不○容○易○者○也○學○者○動○云○守○功○令○遵○程○朱○于○此○等○極○確○處○翻○悖○之○
而○多○以○六○二○為○專○受○六○五○之○益○何○不○取○或○字○一○玩○之○

義○林○宓○子○賤○治○單○父○推○誠○任○人○故○鳴○琴○壇○席○而○百○姓○寧○子○奇○年○

逆指受天下之益則承貞吉底吉字確當如此○講

十○八○齊○王○使○治○阿○詢○茲○黃○髮○子○弟○皆○兵○遂○卻○魏○師○此○可○見○虛○中○
永○貞○之○效○矣○

梁山來氏曰、言不知所從來也。與上九同。但二則言來。上則凶來。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程傳三居下體之上、在民上者也。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在下當承稟于上、安得自任、擅為益乎。唯于患難非常之事、則可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訂疑謂如汲黯矯詔發粟之事。雖當凶難、義在可為。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為合于中道、則誠意通于上矣。專為而无愛民為上之至誠、固不可也。雖有誠意、而所為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者、此本義所從通信之物。禮云、大夫執

主而使所以申信也。

訂疑林氏栗、隆山李氏、潘氏、西溪李氏、潛齋胡氏、皆從程傳。朱子曰：伊川說凶事作凶荒之事，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當時未見有違守令，恐難如此說。○愚觀六三之才，亦不能為此。

本義六三陰柔云々。○朱子曰：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訂疑書所稱王者事，此所言人臣事。

雲峯胡氏曰：下三爻皆當益下之時，而受上之益者也。三處多凶之地，有益之以凶事者，困心衡慮，乃所以增益其所不能也。或曰：以二體則二五各居中，以全體則三四並居中，故中孚以

三四為中。此三四稱中行。奇疑復九四亦稱中行。○益三四稱中行。因其不足而戒之耳。若以三四並居全體之中。六十四卦无此例也。○六三陰柔不中正。資質亦不好。不止居多凶之地也。

蒙引有孚中行。告公用圭。或曰。上言无咎。此二句。是言其所以无咎。據本義。又戒云。又之一字。非申无咎之義也。盖无咎字。只承益用凶事說。言此等人。須得上人有以警戒震動之。乃得无咎。而有孚中行。乃為之計也。益用凶事者。上之責望我者。有在也。我之有孚中行者。所以應其責望之意也。我之告公用圭。

者所以慰其責望之意也。此二句于文无所取。只據理言。受上人凶事之益者。便當如此。

訂疑本義以益用凶事為儆戒震動。此亦未盡凶事之義。蓋天以殷憂啟聖賢。貧賤憂戚用玉汝于成。與孟子天降大任章所云。孔子愛之能勿勞乎之類。固是儆戒震動之事。至于國家于臣子亦有事之遭難地之或遠。未必是欲儆戒震動之也。詩曰。王事一禫。益我莫非王事。我獨賢勞是也。庸人當此。每苦于束手无策。嘆時命之不猶。聖賢遇之。直以為臣子分內事故。不曰損。而曰益。象曰。固有之也。言其職分之當為。亦性分之固有耳。

本義于爻與象專作傲戒震動似屬有心以苦之者非也禹之
不聞到此一段又情不覺本義有未盡處
平治水土覆蓋之播奏艱鮮周公之東征是皇或數十年而後
竣事或三載而後班師亦豈有心以苦之哉故漢之張綱虞詡
當時用事者皆欲以凶事苦之而二公者欣然坦然无難色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本義益用凶事云々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程傳若行得中道則可以益于君上告于上而獲信從矣自古
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

本義三四皆不得中云

訂疑象傳但言益志程傳曰益上又曰順下而動殊欠分曉有類時牆本義曰益下蓋以此卦為益下而得名四又上卦初畫已損陽以益初陰者故斷為益下勝程傳然其實下益即上亦益矣

雲峯胡氏曰遷四自上而遷于初坤為國四下之初有遷國象訂疑四本陽也而損之以益初以益下為心也坤為國邑四之陽遷于初為震之主長子大臣元侯之象也素以益下為心民已信從之久矣故遷國者利依之

蒙引言能以益下為心而合于中行則以告公無不見從矣。雖依以遷國亦利也。國者宗廟社稷之所在百官萬民之所居宜乎不可遷。而至于遷者要在利下耳。如盤庚遷殷則有以萬姓蕩析之患。太王遷岐則有以全民于狄人鋒鏑之下。婁敬留侯議遷都長安以其地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是省多少兵財。蓋終西漢之利也。是固未嘗無益下之心也。又如宋太祖亦欲徙都長安。曰吾欲據山河之固。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及晉王固諫而止。乃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竭矣。以此觀之。遷國益下之說益信矣。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程傳告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于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事君者不患上之不從患其志之不誠也

中溪張氏曰益志者益民之志也夫遷國者不以利己唯欲益民所以告公而見從也

訂疑盤庚遷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以惑群心是知有已私而无益下之心也契丹入寇澶淵邊書告急中外震駭真宗問群臣方畧王欽若臨安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此豈可依以遷國者哉左傳成公六年晉人謀去

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
可夫也韓獻子將新中軍公揖而入問獻子何如對曰不可郇
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墾隘于是子有
沉溺重隄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
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
佚近實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晉遷于新田○故絳今
絳州郇瑕氏今猗氏縣新田今絳縣俱屬平陽府○趙尹鐸為
晉陽城戶口簿賦斂後智伯圍襄子于此決晉水以灌晉陽沈
憲產蛙城不沒者三版而民无叛志此皆利用為依遷國者也

又按告公從以平日言遷國蓋別一占也。中漢通以遷國言大
澤。

杜光本曰。爻辭當以本義為正。象傳當以程傳為正。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程傳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中正相應。以行其益。何
所不利。以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也。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
心至誠。有惠益于物。其至善大吉。不問可知。故云勿問元吉。人
君苟至誠益于天下。天下之人。无不至誠愛戴。以君之德澤為
恩惠也。

本義上有信以惠于下云

去疑惠心者○惠○民○之○心○也○下○惠○字○作○感○字○看○德○即○是○心○自○施○者○言○為○心○自○受○者○言○則○為○德○耳○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懼凶

註求益无已心无懼者也○疏勿猶无也

程傳以剛處益之極求益之甚者也○利者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已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廢○聖賢

之深戒也。衆人共惡，故无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怕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勿怕，如是凶之道也。所當速改也。本義以陽居益之極云。○朱子曰：或者衆无定主之辭。言非但一人擊之也。立心勿怕，勿字只是不字，非禁止之辭。此處亦可疑。且闕之。

雙湖胡氏曰：大抵損極則益而吉，益極則損而凶。是以君子怕處其益之極也。

訂疑此序卦傳損而不已必益，益而不已必決之義也。愚謂當損下益上之極，則變而益下；當損上益下之極，則變而損下。極

則必反重則必遷理勢之常也○愚嘗疑損之上九損下益上
世○入○无○法○无○胆○不○能○指○出
之極宜繫以莫益或擊之辭益之上九損上益下之極宜繫以
帝損得臣之辭而乃相反如此疑是二爻互為錯簡○立心勿
怕凶朱子亦疑之竊恐是說人之立心不可以損人益己為常
也○若損人益己為常則不免或擊之凶矣此戒人急于改過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本義莫益之者云

去疑偏猶言一邊也